

## 卷第二百八十八 妖妄一

蔡誕 須曼卿 馬太守 鄴城人 紇乾狐尾 李恒 惠范 史崇玄 嶺南淫祀 賀玄景  
瀛州婦人 薛懷義 胡僧寶嚴 胡超僧 調貓兒鸚鵡 駱賓王 馮七姨 姜撫先生  
蔡誕

蔡誕好道，廢家業，晝夜誦《黃庭》、《太清》、《中經》、《觀天》、（天字原缺。據明抄本補。）《節解》之屬，謂道盡於此矣。家患之，已亦慚悔。忽棄家，言：「我仙道成矣。」因走入深山，賣薪以易衣。三年不堪苦而還家，黑瘦骨立，欺家云：「吾但為地仙，位卑，為老君牧數十龍。有一斑龍五色，老君嘗與吾，後與仙人博戲，輸此龍。為此見謫，送吾付崑崙下芸鋤芝草三四頃，皆生細石中，多莽穢，甚苦。當十年乃得原。會偃佺、子喬來案行，吾首訴之，並為吾作力，得免也。」（出《抱樸子》）

須曼卿

蒲坂有須曼卿者曰：「在山中三年精思，有仙人來迎我，乘龍昇天。龍行甚疾，頭昂尾低，令人在上危怖。及到天上，先過紫府，金床玉幾，晃晃昱昱，真貴處也。仙人以流霞一杯飲我，輒不饑渴。忽然思家，天帝前謁拜失儀，見斥來還。令更自修責，乃可更往。昔淮南王劉安，昇天見上帝，而箕坐大言，自稱寡人，遂見謫，守天廁三年。吾何人哉？」河東因號曼卿為斥仙人。（出《抱樸子》）

馬太守

興古太守馬氏在官，有親故人投之，求恤焉。馬乃令此人出住外，詐云：「是神人道士，治病無不手下立愈。」又令辯士遊行，為之虛聲，云：「能令盲者明，瞽者即行。」於是四方雲集，赴之如市，而錢帛固已山積矣。又敕諸來治病者：「雖不便愈，其當告人已愈也，如此則必愈也；若告人言未愈者，則後終不癒也。道法正爾，不可不承信。」於是後人問前來者，輒告之雲已愈，無敢言未愈者也。旬月之間，乃致巨富焉。（出《抱樸子》）

鄴城人

北齊後主武平中，和士開諷百官，奏胡太后臨朝，所在皆言有狐魅，截人頭髮。鄴城北兩三坊無人居住，空牆。時有某家婢子，年十六七，獨行。荷一大黃袱。袱內有錦被。忽逢一嫗。年可五十餘，面作白妝，漫糊可畏，以皂巾抹頭。四顧無人，便走逐婢子，脫卻皂巾，頭髮盡作屈髻十餘道，縋束之，手持一剃刀。云：「我是狐魅，汝急舍袱反走。」此嫗得袱，趨走入東坊。婢子行啼，逢同州人乘馬來，借問何為。云：「狐奪我被袱，始入東坊。」人馳馬往，執得之，蓋是人也。數百人看之，莫不競笑，天下有如此造妖事。經略財貨，毆擊垂死，行路勸放之。（出《廣古今五行記》）

紇乾狐尾

並州有人姓紇乾，好劇。承間在外有狐魅。遂得一狐尾，綴著衣後。至妻旁，側坐露之。其妻私心疑是狐魅，遂密持斧，欲斲之。其人叩頭云：「我不是魅。」妻不信。走遂至鄰家，鄰家又以刀杖逐之。其人惶懼告言：「我戲劇，不意專欲殺我。此亦妖由人興矣。」（出《廣古今五行記》）

李恒

陳留男子李恒家事巫祝，邑中之人，往往吉凶為驗。陳留縣尉陳增妻張氏，召李恒。恒索於大盆中置水，以白紙一張，沉於水中，使增妻視之。增妻正見紙上有一婦人，被鬼把頭髮拽，又一鬼，後把棒驅之。增妻惶懼涕泗，取錢十千，並沿身衣服與恒，令作法禳之。增至，其妻具其事告增。增明召恒，還以大盆盛水，沉一張紙，使恒觀之。正見紙上有十鬼拽頭，把棒驅之，題名雲，此李恒也。慚惶走，遂卻還昨得錢十千及衣服物。便潛竄出境。眾異而問，增曰：「但以白礬畫紙上，沉水中，與水同色而白礬乾。驗之亦然。」（出《辨疑志》）

惠范

周有婆羅門僧惠范，奸矯狐魅，挾邪作祟，趙起鼠黠，左道弄權。則天以為聖僧，賞賚甚重。太平以為梵王，接納彌優，生其羽翼，長其光價。孝和臨朝，常乘官馬，往還宮掖。太上登極，從以給使，出入禁門。每入，即賜綾羅金銀器物。氣岸甚高，風神儼誕，內府珍寶，積在僧家。矯說妖祥，妄陳禍福。神武斬之，京師稱快也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史崇玄

唐道士史崇玄，懷河內縣縫靴人也，後度為道士。矯假人也，附太平，為太清觀主。金仙、玉真出俗，立為尊師。每入內奏請，賞賜甚厚，無物不賜。搜鴻臚卿，衣紫羅裙帔，握象笏，佩魚符。出入禁闈。公私避路。神武斬之，京師中士女相賀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嶺南淫祀

嶺南風俗：家有人病，先殺雞鵝等以祀之，將為修福；若不差，即刺殺豬狗以禮之；不差，即次殺太牢以禱之；更不差，即是命也。不復更祈。死則打鼓鳴鐘於堂，比至葬訖。初死，但走大叫而哭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賀玄景

唐景雲中，有長髮賀玄景，自稱五戒賢者。同為妖者十餘人，陸渾山中結草舍，幻惑愚人子女，傾家產事之。給云：「至心求者，必得成佛。」玄景為金薄袈裟，獨坐暗室。令愚者竊視，雲佛放光，眾皆偃伏。緣於懸崖下燒火，遣數人於半崖間，披紅碧紗為仙衣，隨風習颺。令眾觀之，誑曰：「此仙也。」各令著仙衣，以飛就之，即得成道。剋日設齋，飲中置葇荳子，與眾餐之。女子好發者截取，為剃頭。申仙衣，臨崖下視，眼花恍惚，推崖底，一時燒殺。沒取資財。事敗，官司來檢，灰中得焦拳屍骸（骸原作柩。據明抄本改。）數百餘人。敕決殺玄景，縣官左降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瀛州婦人

唐景龍中，瀛州進一婦人，身上隱起浮圖塔廟諸佛形像。按察使進之，授五品，其女婦留內道場。逆草死後，

《朝野僉載》)

#### 薛懷義

周證聖元年，薛師名懷義，造功德堂一千尺，於明堂北。其中大像，高九百尺，鼻如千斛船，小指中容數十人並坐。夾紵以漆之。正月十五，起無遮大會於朝堂。掘地五丈深，以亂彩為宮殿台閣，屈竹為胎，張施為楨蓋。又為大像金剛，並坑中引上，詐稱從地湧出。又刺牛血，畫作大像頭，頭高二百尺，誑言薛師膝上血作之。觀者填城溢郭，士女雲會。內載錢拋之，更相蹈藉，老少死者非一。至十六日，張像於天津橋南，設齋。二更，功德堂火起，延及明堂，飛燄沖天，洛城光如晝日。其堂作仍未半，已高七十餘尺。又延燒金銀庫，鐵汁流液，平地尺餘。人不知錯入者，便即焦爛。其堂煨燼，尺木無遺。至曉，乃更設會，暴風歎起，裂血像為數百段。浮休子曰：「梁武帝捨身同泰寺，百官傾庫物以贖之。其夜歎電霹靂，風雨暝晦。寺浮圖佛殿，一時蕩盡。非理之事，豈如來本意哉？」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#### 胡僧寶嚴

唐景雲中，西京霖雨六十餘日。有一胡僧，名寶嚴，自云有術法，能止雨，設壇場，讀經咒。其時禁屠宰，寶嚴用羊二十口，馬兩匹以祭。祈請經五十餘日，其雨更盛。於是斬逐胡僧，其雨遂止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#### 胡超僧

周聖歷年中，洪州有胡超僧，出家學道，隱白鶴山，微有法術，自云數百歲。則天使合長生藥，所費巨萬，三年乃成。自進藥於三陽宮。則天服之，以為神妙，望與彭祖同壽，改元為久視元年。放超還山，賞賜甚厚。服藥之後二年而則天崩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#### 調貓兒鸚鵡

則天時，調貓兒鸚鵡同器食，命御史彭先覺監，遍示百官及天下考使。傳看未遍，貓兒饑，遂咬殺鸚鵡以餐之。則天甚愧。武者國姓，殆不祥之徵也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#### 駱賓王

唐裴炎為中書令，時徐敬業欲反，令駱賓王畫計，取裴炎同起事。賓王足踏壁，靜思食頃，乃為謠曰：「一片火，兩片火，緋衣小兒當殿坐。」教炎莊上小兒誦之，並都下童子皆唱。炎乃訪學者令解之。召賓王至，數啖以寶物錦綺，皆不言。又賂以音樂妓女駿馬，亦不語。乃將古忠臣烈士圖共觀之，見司馬宣王，賓王欷然起曰：「此英雄丈夫也。」即說自古大臣執政，多移社稷。炎大喜，賓王曰：「但不知謠識何如耳？」炎以謠言片片火緋衣之事白。賓王即下，北面而拜曰：「此真人矣。」遂與敬業等合謀，揚州兵起，炎從內應。書與敬業等，書唯有「青鵝」字。人有告者，朝臣莫之能解。則天曰：「此青字者，十二月。鵝字者，我自與也。」遂誅炎，敬業等尋敗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#### 馮七姨

唐逆韋之妹，馮太和之妻，號七姨。信邪見，豹頭枕以辟邪，白澤枕以去魅，作伏熊枕以為宜男。太和死，嗣虢王娶之。韋之敗也，虢王碎七姨頭送朝堂。即知辟邪之枕失效矣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#### 姜撫先生

唐姜撫先生，不知何許人也。嘗著道士衣冠，自云年已數百歲。持符，兼有長年之藥，度世之術，時人謂之姜撫先生。玄宗皇帝高拱穆清，棲神物表，常有升仙之言。姜撫供奉，別承恩澤。於諸州採藥及修功德，州縣牧宰，趨望風塵。學道者乞容立於門庭，不能得也。有荊岩者，於太學四十年不第，退居嵩少，自稱山人。頗通南北史，知近代人物。嘗謁撫，撫簡踞不為之動。荊岩因進（進原作過。據明抄本改。）而問曰：「先生年幾何？」撫曰：「公非信士，何暇問年幾？」岩曰：「先生既不能言甲子，先生何朝人也？」撫曰：「梁朝人也。」岩曰：「梁朝絕近，先生亦非長年之人。不審先生，梁朝出仕，為復隱居。」撫曰：「吾為西梁州節度。」岩叱之曰：「何得誑妄？上欺天子。下惑世人。梁朝在江南，何處得西梁州？只有四平、四安、四鎮、四徵將軍，何處得節度使？」撫慚恨，數日而卒。（出《辯疑志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